

7 申花一家老小 各有新目标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 628 期 | 2021 年 12 月 26 日 / 星期日 首席编辑 / 李 纬 视觉设计 /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whb@xmwb.com.cn



扫描二维码看甯理的“对手”

独家专访

穿过弄堂 迎战下一个

专访热播剧《对手》主演甯理



■ 甯理在《爱情神话》中演一个修鞋匠

“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那会儿，我在富民路弄堂里租了个房子，每天都要坐在弄堂口，捧着新民晚报、喝着力波啤酒，这样看上去就特别像上海爷叔……”热播的谍战剧《对手》主演甯理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，笑着回忆那些年和晚报合作“演”老爷叔的往事。戏在生活中来，难怪甯理无论是在《对手》或是在《无证之罪》里，都带着浓浓烟火气。生活里的那些对手或搭档，成全了他的演技，丰富了他的人生。

迷茫时分 沉下心来

说起来，甯理的成长和演戏没有什么关系，父亲是一名工程师，母亲是一名医生，和所有的父母一样，他们也希望甯理好好学习，找一个和他们一样稳定的工作。甯理说：“我小时候不太喜欢上戏，有点调皮，也许当年上戏的老师喜欢我的性格，我就考进了上戏。”入学前，父亲对他说：“这行挺辛苦的，要沉下心来，耐得住寂寞。”甯理似懂非懂，点点头，背上行李就来了上海。

从上戏到毕业后留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，甯理渐渐觉得演戏的生活有点枯燥。“现在想来，年轻时生活体验也就那么多，不可能演出更多。”甯理说，“正好那会儿出国热，我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”义无反顾地“裸辞”了工作后，甯理去了美国。

“到了美国我才发现，那里不是到处都和想象中一样那么高级和先进。”甯理说他为了生活，做过房产中介，也在邮局工作过，“美国的邮局当年还是人工按照邮编分信，我做的就是这份工作。当时有个老式机器总是坏，机器一坏，就只能停下来叫人来修，信就会越积越多，为此，我学会了修机器。”后来，主管很欣赏甯理，说是要给他一份正式的合同，算是铁饭碗，朋友们都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甯理则觉得只是从上海的稳定工作换到了美国的稳定工作，这不是他想要的。

在美国，兜兜转转做了很多工作之后，他发现，最爱的还是演戏，于是，他一边打工，一边继续学习与电影有关的知识。“有时候人在迷茫时候，不妨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，停一停，过段时间自己就会豁然开朗。”甯理说。

回国后，在那段没有戏演的日子里，父亲还是那句话，“要沉下心来，耐得住寂寞，至少你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”

遇到强手“暂时放下”

人生的旅途，总会遇到很强的对手，甯理懂得“暂时放下”这个道理，也和他喜欢乐器有关。

“我一直很喜欢乐器，我经常跟两个女儿说，人应该学会游泳和一门艺术，游泳可以健身，可以自救；选一门自己喜欢的艺术，可以是绘画，可以是音乐……”甯理说，“对我来说，我喜欢吹口琴，不是为了向人展示，学琴的过程是一种修炼，可以磨练人的意志。”

从前，甯理学吹口琴，脾气也很犟，“关起门来，反反复复吹不好的时候，我不知道砸烂了多少口琴。”现在，他懂得了“暂时放下”，“因为我现在又开始学洞箫，那比学口琴的挑战更多，必须要心平气和。总是和自己较劲，发脾气也解决不了问题。”甯理说，“学乐器的过程让我体会到，人最大的对手，其实就是自己。”

暂时远离那些难缠的对手时，他就去远足，划皮划艇、桨板……看看山、看看水、看看人，“很多问题，也许暂时放一放，某天生活会突然让你开窍。”甯理说。



▲ 甯理的生活照
▲ 甯理在《对手》中饰演“林彧”
本版图片 受访者供图

弄堂爷叔 热爱生活

那边，不拍戏在家的時候，他喜欢一个人沿着新华路逛逛，“上海最让我喜欢的就是，马路这边有卖鱼、卖萝卜的菜场，马路那边就是书店、咖啡厅……”甯理说，“有时候，看到认识我的观众，大家就坐下来一起聊天，现在的观众见多识广，给我很多意见都很专业。”

在上海的弄堂里“表演”了这么多年之后，甯理终于迎来了一个机会——在徐峥最新的沪语电影《爱情神话》中

饰演一名修鞋匠，“我还特意去拜师一位鞋匠学习修鞋。”甯理说，“我自从大学到上海，一直喜欢说上海话，不知道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‘硬挤挤’。”

其实，无论是演一个间谍头目，还是一名变态杀手，抑或是弄堂口的鞋匠，甯理觉得：“剧本已经给人物做了设定，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我要把他演成一个活人，一个大象见过的人，而不是一个悬浮的人。”

本报记者 吴翔

演“对手戏” 对上节奏

这一次，在这部不一样的谍战剧《对手》中，观众看到了真正的间谍也和普通人一样，要操心柴米油盐，也有家长里短。而甯理饰演的“林彧”是个狠角色，他是郭京飞和谭卓饰演的一对间谍夫妻的上线，除了一样接地气之外，内心还藏着更多的秘密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剧情的走向。

甯理记得刚刚接到《对手》剧本时，就被剧情吸引了，“小时候，我特别喜欢看抓特务的电影，原来现在还有特务。”甯理说，“看完剧本后，我觉得故事讲的不只是国安抓间谍，里面也包含着生活与工作的关系，身边的每个人都可以是你的朋友，也可以是你的对手。”

拍摄现场，三个“间谍”经常围在一起研读剧本，有时候，片场没有聊透，他们还会回到郭京飞的房间里，继续“开展工作”。大家各抒己见，商量着在不同的环境下，他们应该如何接头。作为一名演了三十多年戏的演员，“我不是很喜欢‘飙戏’这两个字，说是‘对手戏’更合适，最好的表演状态应该像齿轮一样，彼此之间能对上节奏、对上点。只有演员表演舒服了，观众看了才能舒服。”甯理说，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们要向后浪学习，而不是用自己的经验去框住别人的世界，就像我最喜欢李小龙的一句话，‘以无法为有法，以无限为有限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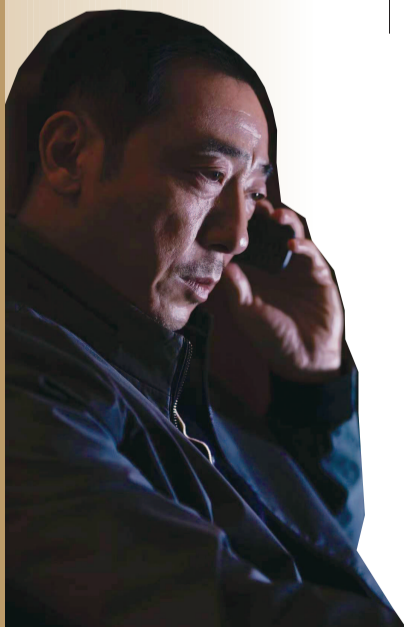
演“杀手戏” 战胜“对手”

在遇到《对手》之前，甯理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当属《无证之罪》中的变态杀手李丰田，这一形象也被网友称为“中国网剧史上最残酷的杀手”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他也战胜了不少“对手”。

从前，甯理不管是生活中，还是演的角色，都是个温和的大叔，朋友们都不敢相信他会挑战一名“变态杀手”，但他斩钉截铁，一定要演。甯理不抽烟，却独创了“反向抽烟”法，他在家里把香烟滤嘴的海绵抽出，倒着点燃，一刹那火光很亮，照出杀手的脸有明有暗。

为了李丰田，甯理不断降体脂，让脸变得干瘦只为看起来显得阴森老气，拍摄期间，有些演职人员不认识甯理，看到他穿个破棉袄，坐在旁边，“他们都躲着我走，估计是真的被吓到了！”有场戏，杀手拿着烟灰缸在沙发后砸人，甯理拿了个柚子代替人的脑袋，抄起烟灰缸砸了十多下，“砸人时脸上露出的那个笑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后来看了也吓了一跳。当时没有刻意设计，进入了那个状态以后，砸着砸着就砸出快感来了，无意识就笑了，因为你已经完全进入那个角色了。”观众都觉得，甯理演的杀手不是简单的吓人，而是让人看了之后心生恐惧。

这部剧 2017 年播出到现在，甯理一直没敢让家里人看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和父亲聊天时，父亲问他最近怎么了，总是斜着眼看人？他才意识到，应该从李丰田那里走出来了。《无证之罪》之后，不少人找甯理继续演杀手，他拒绝了，因为他不想去重复，他还想去迎接更强的“对手”。



“我热爱生活，而生活也总能给我演戏带来无穷灵感。”甯理说。比如弄堂里的老爷叔，就像前面提到的，上世纪 90 年代，他二十岁出头，就喜欢喝着力波啤酒，看着新民晚报里上海的日新月异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，渐渐地，报纸不仅仅是他“演”爷叔的道具，也成了他的生活伙伴。他最开心的是，有时候报纸看了一半，弄堂口传来烟纸店老板的声音，“甯理，接电话！”现在，甯理住在法华镇路定西路